

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

个人 艰难

青羊 / 主编



上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

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

分享艰难

上

青羊
中国电影出版社



共筑家园

——代序言

1

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发展到九十年代,似乎被人为地世纪末化了。人文精神的价值失重标准模糊,凸显出人生追求的盲目与精神世界的空虚;艺术手段的多元甚而杂芜,反映出心理与观念的幼稚。人们似乎越来越缺乏自信,面对异常精彩的外面世界、周围生活、人际关系,只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渐渐封闭起来,互相怯懦地、试探性地、虽不仇视但却也绝不友善地以寒暄替代交流,于是,平淡的虚假成就了深层的麻木,而苍白的麻木更培养了造作的、无望的虚假。

所以,尽管大旗林立,口号震天,狂言四起,战果硕硕,但功夫大多均在嘴上。牢骚永远算不得劳绩,模仿终究只能在皮毛。而这中间,对当代生活的隔膜、对现实矛盾的误解、对人生价值的回避、

对大众情感的漠视，却一再使更多的人日甚一日地变成了“纯”形式、“纯”语言的奴隶，沦落成“纯”人性、“纯”自然的匠人。

文学是什么？小说应该怎样写？一些最基本的文艺理论问题，就此竟成了文学界的普遍困惑，不可避免地限制着文学的发展。

不只是文学本身，人民大众也更需要并且渴望真实的、切近的、有血有肉的真正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优秀作品。这是时代的呼唤。

2

正是在如此重大的关键时刻，一批作家从边缘走向核心，使分散变成集中，由冷枪改为重炮，无意中対后继乏力每况愈下的各种所谓“新潮”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揶揄与冲击。

他们认真而不事游戏，诚挚而不好油滑，善良而不自私，敢于承担责任又不仅仅局限于焦虑。起码他们来自生活，并且热爱、关注生活，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梦寐以求生活更加美好、阳光更加灿烂。他们胸中怀着的是炽热的大慈悲、大仁爱。

于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涓涓滴滴着的这泓细流，至1995年末1996年初，自然而然地骤呈汹涌之势，甚而成为文坛风头。

在这批作者当中，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四位作家正是最有实力、特点最明显、成就最突出、潜力也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那些从推动社会变革的善良愿望出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与人们心灵同样产生强烈撞击的新的社会问题小说。

“新社会问题小说”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与五四时期以冰心、叶圣陶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和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写中间人物”的小

说保持了内在的血脉联系，成为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倾向的有力反拨。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年底》、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等。

新社会问题小说较之近年在文坛风行的其它风格流派的文学创作，有着显著特点。

其一，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并力求在对大众生存现状的描述与透视中揭示新问题、获得新认识。其代表作家们或强调小说“要真实地穿透现实”（谈歌），或追求小说“更贴近最新的生活”，而“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何申），以使小说重新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他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生活在中国最基层的平凡世界中，因而他们熟悉那些最庸常、最具象，所以也是最典型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景观；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由衷地热爱这生活、关注这生活，并且始终把自己也溶入这生活中，触摸它，描述它，一如触摸和描述自己心灵一样地赋予这生活以艺术的直觉和质感。于是，在他们的笔下，这生活不但鲜活、复杂，而且立体、深刻。

这些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中国中小城市和乡镇基层的现实景观，尤其是乡镇经济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基层干部群众的奋斗与迷惑、欣慰与苦恼、无奈与真情，并通过对这些生活热点的透视，做出了作家特有的取舍与质朴的评判。生活是沉重的，但是作家的心灵更沉重，他们需要背负这沉重然后祈愿、期待、歌颂与预言。

通过对基层生活景观的全方位描述，这些小说还能集中而突出地揭示现阶段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并对这些社会关系的

扭曲复杂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嬗变付出了深重的忧虑。一位厂长要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好事但必须在错综的人际关系中挣扎(《大厂》、《年底》),一位乡长、镇长或书记等克尽职守也必须在内外交困中不择手段(《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显然仅仅是强调、坚持做一个好人的原则是不够的,它首先要求责任者必须学会巧妙的生存艺术、具备高超的政治手腕。

就这样,在这些小说中,一批全新的人物形象诞生了。一部分是干部(包括县、乡、镇甚至村一级的,或者宣传部、文化局、信访办、派出所乃至工厂、车间等部门、系统的),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家、实业家,即那些依靠党的政策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他们中有的是为作家所同情所赞许的,但严格地说却不但并不高大、甚至连纯粹的“好人”也不是,如孔太平、洪塔山(《分享艰难》)、杨清民(《城市警察》)、郑德海(《穷县》)、潘老五(《大雪无乡》)等。这些人或者在向上的正义的追求中依靠玩弄权术甚至违法乱纪以期达到目的,或者又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纷扰下无可奈何不甘堕落而陷入困顿,甚或还有人依靠权势和金钱横行乡里但在关键时候却也能良心发现,结果是模糊了人物个人身份的道德原则政治界限。如此让人是非难辨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实际上也构成了新社会问题小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二,强烈的社会责任观念的深刻介入使这一批小说极富情绪张力,而作家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恰恰说明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所无处不在的正义感与同情心。

新社会问题小说可以说是激情小说,尽管作家们在创作时时刻注意不使汹涌的情绪过于外露,但是这却也许恰恰烘托了小说的情绪氛围,使之意外地更具感染力、征服力。当看到《分享艰难》的最后舅舅用揪心的语调对孔太平说“不告姓洪的了”时,当看到《大厂》中的工人小魏跪倒在地求厂长不要再给自己的女儿看病时,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比这更催人泪下。

这类小说之所以能够以情感人,与作家们对待生活与艺术的认真态度有关。他们决不游戏生活,决不草率轻狂地玩弄艺术,无意奢求脱离生活背叛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个人价值与自我,而只是甘愿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他们休戚与共、为他们代言。他们尤其蔑视那种“不怕失去读者,不怕以牺牲读者为代价”的虚张声势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里”的所谓高雅文学,而只是乐于对处在困难之中的普通人给予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进而去发掘“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刘醒龙),对无私的分享艰难的“大善”进行热烈但又蕴藉的讴歌。事实上,正因如此新社会问题小说也才拥有了格外旺盛的生命力,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其三,新社会问题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笔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境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

这类小说大抵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又在客观上淡化了作家的理性概括痕迹,看似信手写来、不着斧锯,是对生活的散点描述、客观解剖,但其实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无一处不是对生活的有意提炼,无一处不闪烁着智慧取舍的光芒。这是由于作家们对生活的熟稔程度和他们自处生活的方式、及其对生活 and 艺术的本身与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正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描述的生活十分熟悉、并在思想和感情上毫无隔阂与距离,所以他们才得以把对生活的提炼过程融合在对生活的感悟之中,提早完成于艺术创作之前。

总之,新社会问题小说及其作家们以其反贵族的世俗化倾向——亦即回归大众化的整体形象,走上了一条与近年文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完成了从先锋到大众、从自我到社会、从调侃到关怀、从文本到内容的逆转与重归,其对生活本质的开掘与对文学本质的昭示,有着极其重大的警世意义。因此,小说一旦问世,即产生深刻反响,并引起了广泛而真诚的讨论与争鸣。

作为新社会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的小说创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刘醒龙酸涩中的浪漫与执著，何申深沉中的机智与顽强，谈歌无奈中的义气与抗争，关仁山关切中的苦痛与追求，在在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情绪深印，让人耿耿于心、挥之不去，在在都似乎时刻提醒着人们：帮帮忙，搭把手，分享艰难！

为了呼唤、也为了应和这沉重的希冀，我们编了这套“新社会问题小说大系”，瞩望着它能成为浓浓的、凝重的惊叹号，激起所有人心底的善良、仁爱、责任心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共筑家园。

我们努力，并且期待！

青 羊

识于 1996. 9. 1 夜半

目 录

共筑家园(代序言).....	(1)
----------------	-------

刘醒龙

分享艰难	(3)
伤心苹果	(67)
菩提醉了	(137)
去老地方	(203)
挑担茶叶上北京	(231)

何 申

穷县	(281)
县委宣传部	(319)
信访办主任	(365)
年前年后	(411)

刘醒龙

分享艰难

伤心苹果

菩提醉了

去老地方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分 享 艰 难

八月的夜晚，月亮像太阳一样烤得人浑身冒汗。孔太平坐在吉普车的前排上，两条腿都快被发动机的灼热烤熟了。车上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司机小许，按道理后排要凉快一些，因为离发动机远。孔太平咬紧牙关不往后挪，这前排座如同大会主席台中央的那个位置，绝不能随便变更。小许一路骂着这鬼天气，让人热得像狗一样，舌头吊出来尺多长。小许又说 he 的一双脚一到夏天就变成了金华火腿，要色有色，要味有味，就差没有腿毛。孔太平知道小许身上的汗毛长得如同野人，他忽然心里奇怪，小许模样这么白净，怎么也会生出这许多粗野之物哩。他忍不住问小许是不是过去吃错了什么药。小许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接下来他马上又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当不了冠军，洪塔山才是镇里的十连冠。孔太平笑起来，说洪塔山那身毛没有两担开水泡他几个回合，再锋利的刀也褪不下来。两人说笑一阵，一座山谷黑黝黝地扑面而来。吉普车轰隆隆地闯了进去。小许伸手将车门打开，并说，孔书记，到了你的地盘，违点小规也不怕了。孔太平没说什么，他先将车上的拉手握牢，另一只手将车门打开。一股凉风从脚下吹向全身，酷热的感觉立即消散了许多。

刚刚有些凉爽的感觉，吉普车忽然颠簸起来，孔太平赶忙将车门关好。小许说不要紧，路上有几个坑。孔太平却厉声说，关上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许没敢吱声，赶紧关上车门，同时

减小油门让车速慢下来。这以后，两人都没说话，路况好，车子走得平稳时，这种沉默有些不对头。孔太平知道自己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便有意找话说说，缓和缓和气氛。他掏出烟，一次点燃了两支，并将其中一支递给小许。

小许抽了一口烟后，马上告诉孔太平这是假的阿诗玛。小许说，这烟是县城南边金家坳的农民做的。

孔太平说，金家坳是我县唯一一个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村子哩。

小许说，若将那些假烟一查禁，恐怕同我们西河镇的情况差不多。

孔太平说，是该查禁，不然国家的事就全乱套了。

小许说，昨天我听人说了一副对联：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

孔太平想了想，觉得这副对联有些意蕴，他问小许说，你还听见什么没有？

小许说，洪塔山近期内可能要出事。

• 孔太平忽然敏感起来，他问，出什么事？

小许说，县公安局还在整洪塔山的材料，似乎是经济上有问题。

孔太平说，不对，经济问题应该由检察院办理。

小许说，那要么就是嫖妓搞女人。

孔太平正要再问，迎面一辆汽车亮着大灯扑过来，灯光刺得他俩睁不开眼睛。小许踩了一脚刹车让吉普车停下，然后拉开车门跳到公路中间破口大骂起来。那辆车驶近了停在小许的身前，孔太平认出是一辆桑塔纳。他马上猜测可能是镇里养殖场经理洪塔山的座车。果然从桑塔纳车门里钻出来那个人正是洪塔山的司机。小许用拳头擂着桑塔纳的外壳，说那司机也不屑泡尿照顾自己，敢在西河镇里亮着大灯会车。那司机分辩说，是因为小许

关大灯他才学着没关的。

小许说，今天得让你付点学费，认清楚在西河镇能亮大灯会车的只有老子一人。

小许正要抬脚踢那桑塔纳车灯，孔太平大声阻止了他。孔太平下车后，那司机赶忙上前赔不是。孔太平支开话题，问那司机去哪儿。那司机说是送一个客人。孔太平见车内隐约坐着一个人，就挥挥手让桑塔纳开过去。桑塔纳走后，孔太平又说了几句小许，他担心那车内坐的是养殖场的客户。小许说那人绝不是什么客户，那副妖艳的模样，一看就不是正经路上的人。听说是个女人，孔太平也不再数说小许了。倒是小许来了劲，不断地说现在太不公平了，洪塔山算什么东西，居然坐起桑塔纳来，书记镇长却只能坐破吉普。小许说他若有机会，一定要治一治洪塔山，不让他太嚣张。

小许的话说得孔太平烦躁起来。这时，吉普车已来到镇外的河堤上。孔太平让小许停下车，打开车门时，他叫小许开车先走，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吉普车消失在镇子里，四周突然静下来。被太阳烧烤透了的田野，发出一股泥土的酩香，月亮被醺醉了，满面一派桔红。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会儿凉风扑面，一会儿暑气袭人，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河堤外边的沙滩上，稀稀落落地散布一些乘凉的男女青年，女孩子嗲声嗲气的话语和男孩子有些浪意的笑声，顺着河水一个涟漪就漂出半里远。孔太平想起小时候自己从县城里来乡下走亲戚时，舅舅带着他走上几里路，同垌里的男女老少一道来这河滩乘凉的情景。有天夜里，满河滩的人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喊了声狼来了狼来了，惹得许多人慌忙逃个不迭。后来舅舅大喊了一声：就这么多人还怕几只狼，一人屙一泡尿就可以淹死它！舅舅的喊声制止了河滩上的慌乱，大家镇定下来以后才知道是有人在闹着玩，

目的是想吓唬那几个睡成一堆的女孩子。舅舅走上前去揪着那人的耳朵，一使劲就将其扔到河水中去了。那人水中挣扎时，大群女孩纷纷抓起沙子撒到他身上，直到那人急了，说若是谁再敢撒沙子，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这才将女孩子吓退。那人从水中爬起来时，舅舅对他说了几句预言，断定其人将来不会有出息。孔太平记起这个故事，却不记得舅舅所说的这人是谁了。在当时他可是知道这人的姓名的，时间一长竟忘了。忘不了的是这人如今也该四十岁了。

想起舅舅，孔太平的目光禁不住拐到另外一个方向上。远远地一座小山之下，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架霓虹灯，西河养殖有限公司几个字一会儿绿一会儿红，往复变幻不停。空洞的夜晚因此的确添了几分姿色，美中不足是那个“殖”字坏了半边，只剩下“歹”在晃来晃去。舅舅的家就在养殖场附近，虽然离得不算远，可他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过舅舅的家门。孔太平打定主意，近几天一定要去舅舅家坐一坐，不吃顿饭也要喝几杯水。

孔太平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下到西河镇任职已有四年了，头两年是当镇长，后两年任的是书记。论政绩主要有两个，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全小学和一座初中，二是搞了这座养殖场。现在镇里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座养殖场。所以他对养殖场格外重视，多次在镇里各种重要场合上申明，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养殖场。实际上，这座养殖场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命运。回县城工作只是个早晚时间问题，关键是回去后上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

凉风一阵比一阵紧了，暑气明显在消退，河滩上几个女孩子忽然唱起歌来。孔太平心情好起来，他正要加快步伐，迎面走来两个人影。不知为何，孔太平一认清那两人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和徐书记，竟下意识地躲进河堤旁的柳丛里。

杨校长走到他跟前时忽然停下来，等一下，我屙泡尿。

徐书记嗯了一声说，我陪你屙一点。

好半天没见水响。杨校长说，妈的，白等了半夜，哪知他竟留在城里偃老婆不回来。

徐书记说，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教师，去年家里就装了空调，改造了自己的小气候，你还当是大环境啦！

徐书记说，你别笑我土，我还真没见过空调是什么模样哩！

杨校长说，恐怕是你不注意，县城里好多楼房的外墙上挂着些像麻将里的一饼、二饼那样的东西就是空调。

孔太平差一点笑出声来。

杨校长继续说，胡老师突然发病住院，也不知是好是歹，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医疗费还要学校先垫付，他妈的这是什么道理！

徐书记说，镇长书记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你没听见刚才开车的小许在镇委大院里嚷，要全镇人勒紧裤带给镇里买台桑塔纳，不然出门太丢人了。

杨校长说，也是，县里随便哪位领导卖台车子也够全县教师好好过上一个月——喂，老徐，我这一阵不知怎么的，屙尿特别费劲，老半天也挣不出一滴。

徐书记说，莫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吧，得赶紧查一查，男人这地方最容易患癌症。

杨校长说，患了癌症才好，我就可以解脱了，死不死活不活反让人难熬——好好，总算屙出来了！憋死个人！

一阵水响过后，两人终于走开了。孔太平听出他们要去镇医院。孔太平明里暗里听惯了别人的牢骚话，他知道杨校长是在说自己，抬腿将眼前的柳树狠狠踹了几下后，心中的火气也就去了多半。

孔太平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地委奔小康工作组的孙萍。孙萍一个人正顺着河堤散步，孔太平一见她那模样就开玩笑，问她是不

是又收到男朋友的信或者是刚刚给男朋友写完信。孙萍挺大方，说不是这两样，而是一个三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莽撞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孔太平问她感觉如何。孙萍说她发现老同学的文章写好了。孔太平提醒她留心对方是不是抄了哪个名人公开发表的情书。孙萍笑着表示了认同。接着她告诉孔太平，镇里人都知道他今天回来，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好几拨人一直在镇委院里等着他，直到小许一个人开着车进院后，他们才散去。孔太平问清除了杨校长是准备找他要钱的以外，别人都是来伸冤告状的，便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下来。他告诉孙萍，这年头只要不涉及到钱，一切都好办。说了一阵闲话后，孔太平要孙萍给他帮忙做件事，马上到镇医院去看看那个姓胡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住院的。孙萍答应后，便往镇医院方向去了。

一进镇子，街两边乘凉的人都拿眼光看他，同他打招呼的人却很少，偶尔开口也是那几个礼节字。孔太平平常进出镇子总是坐车，同镇上的人见面的日子不多，这般光景让他有些吃惊，自己刚来镇上时可不是这样，那时谁碰见他都会上前来谈一阵话，反映些情况，提点建议什么的。孔太平看见街旁一位老人还在忙个不迭地招呼几个孩子，就走上去询问他家中的情况。他以为老人的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去了，谁知老人气呼呼地告诉他，孩子的父母都让派出所的人抓了起来。老人说，自家几个人在一起打打麻将带点彩犯什么法，开口就要罚款三千。那些个贪官污吏怎么不去抓，那么多贪污受贿的人怎么不去抓？老人一开口，四周的人都围拢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孔太平总算搞清楚，原来镇派出所前天晚上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四十多个用麻将赌博的人，清一色是镇上的个体户，不要说是干部，就连农民也没有一个。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派出所的预谋，十几万罚款够买一台桑塔纳。孔太平借口自己刚回，不了解情况，转身往人群外面走。老人在背后说，我将话说明了，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孔太平没